

讀《簡愛》： 優雅，其實是種靈魂的選擇

成大電機工程學系教授/李忠憲

我看過不少經典小說，但《簡愛》一直是我心裡很有分量的一本。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愛情故事，而是因為它講得太真實，那種社會階級的殘酷、情感裡的壓迫感，以及，一個人怎麼能在這種背景下，長成一個自由又有風骨的人。

書裡讓我最有感覺的角色，居然不是男主角羅徹斯特，而是簡的舅媽，一個家境優渥、表面體面、總覺得自己很高貴的女人。她就是那種典型的「外表看起來很好，但心裡一點同理心都沒有」的人。在她眼裡，簡只是個寄人籬下的小孩，不值得被愛、被尊重。她不讓自己孩子跟簡玩耍，動不動就羞辱她，甚至費盡心思要把簡送去寄宿學校，只為了「清理門面」。

讀到這裡，我忍不住想到自己小時候的事。那時家裡沒什麼錢，隔壁住的是有錢人家，孩子們跟我們年紀差不多，可就是像隔了一堵看不見的牆。對方爸媽直接規定他們不准跟我們講話，更別說一起玩耍。我們穿著舊衣服，在巷口玩泥巴，他們則是學鋼琴、上家教課。有次我只是想打聲招呼，就被對方媽媽用超不友善的眼神瞪了一下拉走。那一瞬間，我才真切體會到什麼叫做「我們是不一樣的」。

也因為這樣，我跟簡的感覺，有了某種微妙的連結。她書裡那些委屈、被誤解、被小看、卻無力反抗的心情，我超懂。那種默默坐在角落看別人開心玩樂，卻自己連靠近的資格都沒有的孤單感，那種拼命想證明自己值得被善待、卻只換來冷眼的無力感，簡在紅房間裡的恐懼，就像我小時候躲在角落裡，聽著隔壁孩子們笑鬧的聲音一樣，讓人難忘。



但最打動我的，不只是簡的苦，而是她後來的態度。長大後的她，有了選擇權，有了能力，她沒有選擇報復，而是選擇了原諒。而這種原諒，不是因為懦弱或逃避，而是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成熟。她看穿了舅媽的局限，看清了自己的價值，不再是當年那個被關紅房間的小女孩，而是一個可以抬頭挺胸、選擇寬容的人。

我常想，人為什麼要原諒那些曾深深傷害過自己的人？簡給我的答案是：因為我們不想再被過去的傷痛綁住，也因為我們不需要別人來定義我們的價值。這是一種真正的自由，是從傷口裡長出來的尊嚴。

所以我開始思考，到底什麼叫「真正的貴族」？像里德夫人那樣，有錢、有地位、有社交圈，但內心空洞、沒有寬容，這叫貴族嗎？真正的貴族，是簡這樣的，不靠家世、不靠外在條件，靠的是內心的尊嚴和堅韌。

我在德國柏林工大念博士，我的母校最有名的校友是維根斯坦。他是維也納鋼鐵大王的兒子，家裡超有錢，但他選擇放棄財產，跑去當兵，還在戰場上寫哲學。他說過，唯有死亡才能讓生命變得真實。他不是瘋，而是看透

了：如果人生只是複製別人安排好的路，那根本不叫活著。而他的兄弟，即使在戰場上斷了一隻手，依然堅持彈鋼琴，最後還用一隻手完成演奏會。他們用行動告訴我們，真正的貴族精神，是選擇走一條有意義的路，即使再苦、再難，也走得心甘情願。

反觀我們身邊，很多有錢人只是外表光鮮，孩子從小過得舒服，沒吃過什麼苦，一談到「犧牲」或「堅持」就只是喊喊口號。甚至，有些人靠著家族名字就能走上高位，但這種成就，其實一點都不讓人佩服。真正的貴族，是看你願意放下什麼、扛起什麼。

簡愛說過一句話，我至今都忘不了：你以為因為我貧窮、卑微、長相平凡、渺小，我就沒有靈魂、沒有心？你錯了！我有和你一樣的靈魂，也有和你一樣豐富的情感！

她從來不討好、不低頭，不依附別人，就連面對心愛的人也堅持自我和原則。這樣的她，比起那些生來就什麼都有卻不懂付出的人，更高貴。

多年後回頭看，我早就不恨當年那些有錢鄰居或同學了，也不覺得那些被排擠的時光有多可憐。

相反地，那些經歷讓我明白：真正的優雅，不是穿得體面、說話好聽，而是在面對不公平、被誤解、甚至被冷對待時，依然能守住自己的善良和信念。那不是什麼社交技巧，也不是家教出來的，而是一種靈魂的修行。

《簡愛》之所以經典，不只是因為一段純粹的愛情故事，而是因為它點出一個重要問題：當你身份低微、命運不公時，你還能不能守住自我、保持尊嚴？夏綠蒂·勃朗特在十九世紀寫下了女性的獨立、情感的自主，還有對自我價值的堅持，這在當時簡直是顛覆性的。而簡愛這個角色，早就超越時代、超越地域，成為全世界讀者心中的一個象徵。

如果你問我，《簡愛》教會了我什麼？我會說，它教會了我什麼叫真正的自由、真正的尊嚴、真正的貴族精神。那是一種，就算全世界都與你為敵，你還能挺直腰桿走下去的力量；是一種，就算只有自己一個人，也不輕易向世界低頭的勇氣。

而我想，這樣的簡愛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，都可以努力成為的樣子。